

高正文

部长家的枪声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部长家的枪声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吴向鸣

部长家的枪声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625 插页5 字数111千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10374·252

定价：1.12元

序《部长家的枪声》

刘宾雁

他——高正文，是和人民共和国同一年诞生的。那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划下一条又粗又深的线，把未来同过去分开。虽然边远地区最后的战斗还在进行，还有人在剿灭残匪中以生命书写伟大解放战争史的尾声，人民却已经沉浸在胜利的狂欢里，同一切黑暗、腐朽、不幸和灾难告别了。

那时候，甚至当高正文已经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时候，大约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还会响起“部长家的枪声”，三十余年后还会有社会主义的法官“落网”，更难想象在淮海战役战场、黄维兵团被歼灭的地方会出现一个什么“并非独立的王国”。甚至当这一切已经露出萌芽的时候，一点点真实的反映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臆造。

为什么呢？因为历史被认为是可以一刀两断的，因为社会主义既然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就必然是十全十美的，因而如果出现什么令人不快的事，就只能是来自潜藏的或外来的

敌人的破坏；因为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既然取得历史罕见、举世震惊的胜利，今后也就不可能犯错误，更不会有坏人或野心家乘虚而入；因此，几亿人的社会里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即使不能预见，也会由党的领导很快察觉，一切社会现象都能洞悉无遗和给以合理处置。所有这些，人们都深信不疑，并非外力强行植入的幻想。

高正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生长起来的。就是当整个祖国陷入大灾难、他本人负伤致残以后，他仍然写下很多赞美祖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诗篇。可以设想，已经进入成熟时代并生活在底层的他，是不会生活在幻想的太空中的，六十年代后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安、忧虑、愤怒和痛苦的事实，他不会无动于衷。然而这些并没有使他对祖国的忠诚有所衰减，并未妨碍他去爱我们生活中始终存在的真，善，美。

那么他为什么又把眼光转到“部长家的枪声”上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直至去写《并非独立的王国》中那些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很简单了。可以断言，比高正文更熟悉那现实，也握有不下于他的表现能力的，不乏其人。然而这些作品却偏偏出自年纪较轻、阅世较浅的高正文之手。想想看，在一个以资历、级别、背景定尊卑的环境里，高正文是需要几倍于别人的勇气才敢去触动那些“王国”的。再想想，他只能靠自己推动的三轮车或拄着双拐行动！甚至当可以以火车代步时，在人道主义已经嫌多的地方，这个一等残废军人也往往必须在车中佇立几个小时。下车以后，他还

必须忍受着假肢和腿关节中那二十多块没有取出的弹片给他造成的疼痛，跋涉采访。

读过这本集子的人，反应较强、印象较深的，很可能是那几篇写“阴暗面”的报告文学，而不是正面报道。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既涉及文学的本性，也关系到人们的欣赏心理。在这里，我们只能指出，千百万人的利害安危、甚至一个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所系的问题更能引人关注，是件正常的事，同所谓的“逆反”心理无关。至于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只要查一查那些拦路威胁、要把高正文的那只右腿甚至生命也毁掉的人是些什么货色，看一看在高正文心头散布阴云的是些什么样的干部，也就一目了然了。

其实，如果说高正文触犯了哪条戒规的话，罪魁祸首难道不就是这些人吗？我想，激发高正文创作冲动的，也许未必是虞强华、颢孙锡恩和邓衍道这类人物本身，而是他们赖以存在的那些条件。如果他们不是如入无人之境，长期作恶而很难受到惩罚，如果在那个地区的健康力量对这种势力不是束手无策，如果虞强华当年奸污第一个女知青之后就受到惩罚或改邪归正，高正文就可能永远是一位抒情诗人了。然而不，虞强华在女知青堕胎后第二十天就入了党，而且能够声言“我入党、提干，根本不要申请，自有人找上门来。”他不仅可以连续奸污少女，还能以威胁女方全家达到逼婚的目的。他不仅可以以近乎公开的手段盗窃他看中的一切东西而不受惩罚，还敢于栽赃陷害和以暴力敲诈被他殴打的人向他缴纳

“罚款”，甚至给他打人六小时的“四十元力气消耗费”，而受害者却得不到保护，不得不含悲忍泣远走他乡……“人民的宿州市，怎么成了‘虞门神’的快活林！”——高正文这才认定他“有义务向社会起诉‘社会’，请人民进行公正的审议。”

我们要使全社会、首先是青年人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怎样树立呢？讲大课？写文章？或者如某位同志建议的那样在全国普遍、连续地放映电影《白毛女》、《地道战》？这些都是需要的（电影倒不必非“白毛女”“地道战”不可）。然而，够吗？恐怕先得研究一下革命理想是怎样遭到破坏的吧？每一个违背革命理想的事实的发生，都会抵销一场《白毛女》的效果；而对这种现象保持沉默，又会使“地道战”也黯然失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正文向腐朽的现象和势力宣战，既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壮举，又是长好人志气、刹坏人威风，是在从事为树立革命理想和健康风气而清理地基的工作。对于犯罪的纨绔子弟、渎职的法官和“小国之君”的供销社主任的揭露和抨击，怎么会不是增长而是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不是有利而是有害于党的威信呢？实在是奇怪的逻辑！

有过这种责怪：你为什么 not 写点正面的报道以鼓舞人心呢？怎么没有正面报道！那个泗县大营供销社，不就在某位记者的鼓吹下成了年年受奖、被誉为“科学管理之花”而成为全国供销系统的一面“红旗”吗？那时，“王国”的幕布

尚未揭开，关于它的正面报道理应鼓舞泗县各地的供销社走正路、争红旗吧？然而奇怪得很，连篇累牍的各种促人向上的正面报道，在长达二十余年时间里始终占据报纸99%至100%的版面，既没有一篇文章号召人们向邓衍道建立“王国”的事迹学习，也没有一篇报道揭露这个“阴暗面”，而泗县的某些大小供销社却相当一致地走上了邓衍道的道路，以致在邓某的“王国”覆灭之后，泗县供销社新上任的主任还紧锁眉头，为一个问题苦恼不堪：“（邓衍道那类）问题那么普遍，我实在无能为力！”可见，鼠类繁殖到如此程度，并不是关于老鼠计划生育的正面宣传不力所致。可以断言，安徽省出一个高正文，十亿人口中出几个高正文式的作家或记者，是不至破坏生态平衡，导致鼠类绝种的。

其实，歌颂和暴露都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同的手段之所以产生，就因为它们是不能相互代替的（可以相互补充）。对于焦裕禄、雷锋、朱伯儒式英雄人物的歌颂若能使虞华强们、颢孙锡恩们和邓衍道们立地成佛，全世界的文学和报纸也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我对高正文同志格外敬佩，还因为从他着手写《部长家的枪声》之前二年起，社会性题材已经开始从一些作家的笔下溜走，人们把艺术之船从大海驶向平静的港湾，去追逐艺术上的高精尖了。我们这位一等残废军人不负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以笔为剑，直指那些丑类，因为他们背叛了淮海战场上的英灵为之捐躯的理想。从《部长家的枪声》到《并非独立的王国》，可以看到作家走向成熟的明显迹象。当然，

也不是没有缺点。剖析还可以再深刻些，有些篇章，文字也可以更精练些。这都是不难做到的。然而他的生活激情和勇气，他的历史使命感，却不是每个拿笔的人都能够学到的。

这就是我对高正文同志寄与更高期望的理由。

1985年3月24日于石家庄旅中



我在攀登一座大山。人民，是我的向导；勇气，是我的手杖。我的性格，便是敢爱敢恨。要爱，就象山谷那样深沉；要恨，就象山峰那样直露。我的恨，也是为了我的爱。

——作者题记

目 录

序《部长家的枪声》	1
部长家的枪声	1
在一个放大的世界里	39
——访蚌埠医学院显微外科专家黄恭康教授	
钙塑的性格	51
法官落网记	67
这儿有浪花奔腾	98
一个并非独立的“王国”	103
布达宫之谜	129
后记	169

部长家的枪声

这一声枪响，已经十个月了。它响在安徽省宿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虞笑同志家的阳台上，至今还缭绕在古城宿州的上空，回荡在千千万万群众的心头，强烈地震撼着许许多多父母的心灵。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一枪啊！它令人惊骇，又发人深省。这是多么响亮的一枪啊！它惊动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迅速地传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这是多么沉重的一枪啊！它打破了一个幸福家庭的宁静，撕开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帷幕，金字招牌下的荒唐、堕落和肮脏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老干部的家庭里，美满的笑声化成了“一把辛酸泪”。不仅部长的儿子虞强华因打这一枪得到应有的惩罚，部长的妻子、宿县地区行署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王敏也因包庇犯罪的儿子，被绳之以法。

对于此案的审理，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从心里欢呼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胜利。自案发以来，关于“这一枪”的

传说太多了，有的竟成了颠倒黑白的传奇。最近，笔者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调查了“这一枪”的由来和发展。为了严肃回答“这一枪”向我们党、干部、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所提出的问题，特向广大读者忠实地公开我所调查的笔录。

一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下午五点钟，骄阳还在西天燃烧，座落在汴河之滨的宿州象是一个没有封盖的罐头盒，显得又闷又热。从偶然刮来的一丝细风里，飘来一股带有汗气的腥味。部长家的小楼上，除去炎热，气氛还很紧张。老五虞强华和他的三哥正在激烈地争吵着，为的是昨晚聚众狂舞的问题。

虞强华一贯浪荡不羁，追求时髦，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他个子不高，性格粗野，在家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娇的一个，向来是要什么给什么，说什么算什么。他的嘴大，胃口也大，稀疏的大牙好象什么都能嚼烂。他经常邀一些“男朋女友”，以跳舞为名，在靡靡之音中乱抱狂吻。有时在“舞场”上欲壑难填，便分头到街头巷尾追逐、拦截妇女，肆意猥亵。一天夜晚，虞强华“命令”两个小兄弟，把一个下班的女青年的乳罩取下来。如不能“完成任务”，当晚的夜餐费全由这两人负担。这两个“小兄弟”象野兽一样扑向那个女青年，紧紧搂住不放，硬要摘下乳罩。女青年挣扎不从，他们

竟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朝那姑娘的乳罩划去。乳罩割烂了，姑娘的胸脯上也留下一道血浸的伤口……

虞强华的流氓活动，他的三哥早有觉察。老三是个正派、耿直、上进的青年工人。他对弟弟的所作所为是厌恶的、反对的、斗争的。他向父亲告发了昨夜“聚众狂舞”之事。虞笑正躺在椅子上休息。他一向很少“惹”小儿，但这一次真地火了，严肃喝斥小强子的荒唐。“小强子”是王敏对虞强华的爱称，小儿是她的“心尖尖”，自幼娇生惯养，谁也碰不得。老头子现在出来触动她的“心头肉”了，她疼得慌，一蹦来到老头子面前，为小强子打抱不平。于是，兄弟俩的斗嘴变成了老两口的争吵。王敏历来肝火旺，脾气大。平时，老头子少有不是，喝斥一顿是常事，骂几句也使得。这天，她本来就不舒服。此刻，一肚子火气更是八下里冒。老两口说长揭短，吵得不可开交。王敏性起，拿手里的芭蕉扇朝老头子脸上就是一下。虞笑一气之下也打了王敏一个耳光。虞强华是“仗义”的，但并不仗理，他当然向着溺爱他的妈妈。此刻，他看妈妈和老头子已经动手了，立即“拔刀相助”。只见他从抽屉里拎出一个小塑料袋，对爸爸和哥哥晃了晃说：“能个熊！小心我给你洋花生米吃！”说着，拉开大衣柜的门，顺手摸出一把“五四式”手枪，“哗——哒”一声子弹推上了膛。虞笑听儿子说出“洋花生米”来，心头猛地一惊，再一看，果真是半塑料袋的手枪子弹。现在又看到子弹确实上了膛，他也顾不得穿衣裳，便赤着上身，穿着裤头，趿着拖鞋，转身向楼下仓惶“逃”去。刚到楼梯口，他身后便

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

虞部长不敢回头，跑下楼来，顶头碰见住在楼下的妇联会干部马著兰。老马惊诧地问：“部长，慌这么很干啥？”虞部长大口地喘着粗气，急促地反问：“老马，你可听到楼上的响声吗？”“听到了，象是放炮。”“不是放炮，是放枪。我家小强子不知在哪弄来一枝手枪，要打死我和老三，我去报案。”虞部长紧张地向邻居解释几句，跑进屋里，借了一件汗衫穿上，匆匆地向地委大楼跑去。

虞强华的这一枪打响了。哥哥的正气打下去了，火往肚子里吞；妈妈的震怒消下来了，又添了几分恐慌；爸爸狼狈地“逃”跑了，去向暂且不明；虞强华眼中喷射的凶光也收敛了，他大获全胜，刀枪入库。但是，虞强华在全家人的面前暴露了一枝来历不明的手枪，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胆敢向父亲和哥哥鸣枪示威，逼得父亲虞笑仓惶“突围”。家庭的这场风波很自然地被带向五花八门的大千世界，从而在社会上“轰”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二

虞笑首先找到地委副书记郑英保同志。这位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部长，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了，跑了这么一圈，早已满头大汗。他连气带累，长吁短叹，扼要地叙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郑书记深感问题严重，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叫他立即去找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专员葛忠泰。经过一番商议，

葛专员指令地区公安处将虞强华拘留审查，迅速收缴枪枝，查明情况，再作处理。公安处的负责同志迅速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深夜十一点多钟，决定将案件交宿州市公安局办理。当晚，虞强华若无其事，逍遥自在地看戏去了。虞部长呢，心神不宁，家不能归，只好在别的同志家里借宿。

宿州市公安局决定，依法拘留虞强华的任务由副局长丁德奎带领三名民警执行。这不同于一般的捕人，因为犯罪分子手中有枪枝子弹，不能不考虑可能会发生的一切情况。虞强华本来就是亡命之徒，他的枪口能对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为什么不能同公安人员进行一场殊死拼搏呢？！不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术准备，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在战前的“诸葛亮”会上，户管区的民警提议：虞强华每天上午八点钟左右都去菜市买菜，最好是在路上伏击，因为买菜不可能带枪去的。丁局长沉思了一下，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猛地一拧：“不行！这没有把握。今天他不会上街买菜的。再说，他会打拳弄脚，万一在菜市场斗起来，容易误伤群众。”这位丁局长颇有军人风度，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说话声如洪钟，看上去就是一条淮北好汉。是谁喊了一声：“诱捕”。丁局长又摇了摇头：“如果能诱他下楼，再行捕捉，当然很好。不过，万一不成，容易打草惊蛇，反造成被动。”接着，他胸有成竹地说：“跟我走吧，出其不意，打上门去强捕。我先上，你们三位见机行事。”四位同志立即起身，草草整理一下着装，不约而同地摸摸屁股后面的“二斤半”，向部长家奔去。

虞部长家住二楼。丁副局长按原定计划，指挥三名机智果断的民警各就各位以后，由这个户管区的民警上前敲门。“笃笃”两下，听来不轻不重，不慌不忙，很有礼貌。屋内没有动静。接着又是“笃笃”两下。门闪开了一点，开门的是虞强华的外祖母。老太太一看来人穿着警服，脸色刷地变了，眼睛很不自然地向侧后一瞥。丁局长从老太婆的眼色中断定虞强华就站在她的身后，他果断地把门一下推开，同时，右手迅速掏出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冲进屋去。虞强华果然警觉地站在离门大约两米的地方。他赤手空拳，略显紧张，还没醒过神来，四枝枪口已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准了他。虞强华被包围了。

“不准动！”丁局长大声喝令的同时，用眼光示意其中的两名民警上前搜身。结果，枪不在虞强华身上。丁局长命令虞强华：“跟我们走！”“到哪去？”“到派出所。”“我不去。”虞强华语气似乎很坚决。“不去由不得你了，走！”丁局长斩钉截铁，虞强华乖乖地跟着走了。

此刻，虞强华的妈妈王敏从卧室里冲出来了，她脸色蜡黄，嘴唇颤抖：“你们为啥带走小强子？”但是没有人理睬她，儿子已经被带下楼了。她“哎哟”一声，大哭着追下楼来。丁局长等人带着虞强华不紧不慢地走着。王敏在后边扯着嗓子哭喊：“虞笑官大，你们光听虞笑的，他是存心想害死我的小强子！”在距离她家大约二百米处，王敏赶到丁局长等人前面。她往马路中间一躺，睡在地上打起滚来，眼泪鼻涕一大把：“小强子，你不……不能走，我，我……我带你去找……”王敏撒泼地哭着，闹着，突然“休克”了。只